

除了影視劇之外，在不少作家的小說裏，也常常出現《大公報》的身影。

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不必說，《大公報》關於河南災荒的長篇通訊《豫災實錄》，以及社評《看重慶，念中原》，是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文本脈絡，是連接河南與重慶、前方與後方、基層與高層的一道特殊線索，多次成為無縫銜接轉場的「道具」。

而許多作家將《大公報》寫進小說，一方面因為《大公報》是歷史和時代的一面鏡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自己與《大公報》的特殊淵源。馮驥才是津派作家的代表，曾多次呼籲保護好天津大公報館舊址，其作品自然也少不了《大公報》。譬如，小說集《俗世奇人》是一本天津奇人異事的匯編。當中《青雲樓主》一篇，主人公「收到一封洋文寫的信，他拿到《大公報》的報館去找懂洋文的朱先生」。

汪曾祺小說《星期天》，速寫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大上海的一些碎片。文中最先出場的「趙校長」，「每天早起到辦公室，坐在他的黑皮轉椅裏看報。《文匯報》《大公報》《新民報》，和隔夜的《大晚報》，逐版瀏覽一遍」。汪曾祺的恩師沈從文，就是《大公報》的名編輯，在一九三三年《大公報·文藝副刊》創辦之初即擔任主編。抗戰勝利後《大公報》重返天津，沈從文再度搭檔馮至主持副刊。

「大牆文學之父」從維熙，年輕時與王蒙、劉紹棠、鄧友梅並稱內地文壇「四小天鵝」。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裸雪》，在開篇即自報家門：「我四叔考取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後來在馮至先生主編的《大公報》副刊上不斷發表彷彿莎士比亞和白朗寧夫人的十四行詩之類的詩作。」從維熙籍貫冀東玉田縣，離天津很近。四叔正是他的文學啟蒙領路人之一。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奧匈帝國的音畫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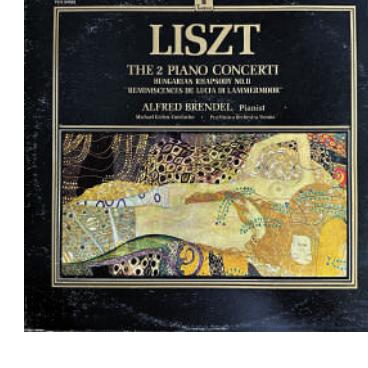
七月三十一日是十九世紀匈牙利「鋼琴之王」弗朗茨·李斯特逝世一百三十七周年。在其畢生譜寫的諸多名曲中，他的鋼琴協奏曲和匈牙利狂想曲可謂家喻戶曉。為紀念這位古典音樂巨匠，本周推薦一張包含他上述名曲的唱片。這張由VOX唱片公司於一九五七年灌錄的專輯收錄了李斯特第一和第二鋼琴協奏曲、《匈牙利狂想曲第二號》和《拉美莫爾的露琪亞的回憶》，由二十世紀偉大的奧地利鋼琴家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彈奏，德國指揮家邁克爾·吉倫執棒維也納職業音樂管弦樂團聯袂演繹。封面選用了奧地利分離派泰斗古斯

塔夫·克里姆特名作《水蛇》。

這幅創作於克里姆特「金色時期」的畫作不僅具備新藝術運動風潮中極具裝飾風格的特徵，還兼具畫家成熟期所具有極具辨識度的視覺元素。作品融入了水彩、蛋彩和金箔工藝，是融合了純繪畫和工藝美術的藝術形式。雖然名為「水蛇」，畫中並無蛇形出現，兩位赤裸上身相擁的嫋嫋金髮女子以象徵的方式出鏡，面頰外露的那位雙目緊閉，似乎陶醉在這一氛圍中。二人的身邊被克里姆特以各種不規則的線條、色塊和網狀裝飾元素所覆蓋。新藝術運動中所強調的流暢曲線、畫家取自拜占庭藝術中

的金箔工藝，以及日本浮世繪中強調輪廓線的二維平面表現手法和細長如屏畫的畫布形式，都被克里姆特納為己用。這幅完成於二十世紀初的作品顯然已將中西方傳統藝術的重要繪畫語言融會貫通，並在畫家的巧妙組合下更為閃耀奪目。李斯特逝世時，克里姆特年僅二十四歲，人生軌跡雖有重合但並無交集。這張唱片的價值不僅在於布倫德爾的大師級演繹，還將十九世紀奧匈帝國在音樂和繪畫領域最重要的兩位文化符號合二為一。

「碟中畫」李斯特鋼琴曲選集／《水蛇》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孤獨

最近，偶然間看到劉亮程先生的散文《寒風吹徹》，為他洗盡鉛華卻震撼人心的筆觸所震撼。在寫下雪之前時，他說：「我沒顧上割回來的一地葵花桿，將在大雪中站一個冬天。每年下雪之前，都會發現有一兩件顧不上幹完的事而被擋一個冬天。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年的事情，像我一樣用自己那隻冰手，從頭到尾地撫摸自己的一生。」而在雪後，看到一個凍死的人，他說：「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

想起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慨嘆：「生命從來不曾離開過孤獨而獨立存在。無論是我們出生、我們成長、我們相愛還是我們成功失敗，直到最後的最後，孤獨猶如影子一樣存在於生命一隅。」在他們筆下，孤獨總是伴隨着自己無處可逃、他人無法理解的悲涼。

如果以一生的長度和天地的寬度來度量孤獨，的確如此。而如果以更微觀、更日常的維度來看待孤

獨，則會有不同的感受。

我一直覺得，看電影也是一件孤獨的事。相比起閱讀，看電影總給人以一種「集體活動」的感覺，和朋友、家人一起走進戲院看一場電影，除了藝術薰陶之外，多多少也有一些社交屬性在其中。

但是，儘管身邊坐着一同觀影的朋友，儘管整個戲院座無虛席，儘管大銀幕上的悲歡離合，以光影的形式在同一時間投射到戲院裏每位觀眾的眼底，各人腦海中所結成的故事以及由此引發的感動，還是會因為彼此不同的閱歷、理解、知識結構而各不相同。剝離掉一切周邊環境因素，電影是一場作品與觀眾之間一對一的孤獨對話。這種微觀的孤獨，談不上悲涼，反而帶着一種不受他人影響的冷靜與客觀。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三頭一掌」有滋味

三頭一掌，是武俠小說裏的功效嗎？非也，衢州美食也。衢州隸屬浙江，卻又被網友認為「很不浙江」，原因是嗜辣。前幾天，我在衢州「非物質文化小吃博物館」大啖「三頭一掌」，領略了這一番辣味。三頭者，兔頭、鴨頭、魚頭，一掌者，鴨掌。三頭一掌並舉，其實不是一道菜，把四者聯繫起來的是一個辣字。

辣椒不是中國傳統食材，國人吃辣大概始於明代。據說，關於辣椒最早的中文文獻和浙江有關，即高濂《遵生八箋》所載「番椒叢生，白花，果儼似禿

筆頭，味辣色紅，甚可觀」。辣椒從當花觀賞變為納入餐盤的轉變，則發生在湘西及貴州東部一帶。在中國的「食辣地圖」中，浙江不居C位。為此，浙江更應該感謝「很不浙江」的衢州，因為這裏的「辣味」提醒人們，國人識辣，自浙江始。

衢州吃辣，與其他「食辣區」的香辣、麻辣、酸辣不同，獨佔一個鮮字。三頭一掌，乃鮮辣之典範。鮮是美食最高境界，也是最不可描述的。酸甜苦辣鹹，皆可言傳，唯獨「鮮」，只可意會，而且千變萬化。新剝的筍是鮮的，

醃製的鹹肉也是鮮的，兩者同烹，更鮮，是謂醃鯽鮮。鮮與不鮮，與口中之物有關，更與心中之境有關。善調鮮者，善嘗鮮者，皆得中國文化之神髓。

三頭一掌之原料，是食材邊角料，兔頭的肉最多，剔光刮淨，不足二兩。此類食材，最適宜做滷味，而滷味最講究老湯老味，最重傳承，緣由亦在於此。

烹製三頭一掌，頗考驗廚師的技藝，既要大量使用調味料，又不可失了食材本味，必需盡賓之喧而不奪主之位。吃三頭一掌，考驗的是食客的心

態，塞入口中，胡亂一嚼，則暴殄珍物，手舌並用，輕吮細嚼，不放過每一寸細骨，方能嘗到個中鮮味。再一想，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像老饕吃「三頭一掌」那樣虔誠對待每一寸時光，人生真味，盡在其中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大戲看北京」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在今年七月底登台國家大劇院，以十五名首席領銜的全明星陣容，上演了《堂·吉訶德》《芭蕾薈萃·莫斯科大劇院芭蕾之最》等精彩演出。

今年以來，有名的維也納交響樂團、殿堂級百年名團瑪莎·葛蘭姆現代舞團、指揮大師瓦萊里·捷傑耶夫、大提琴家揚·沃格勒等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師名團密集來到北京，不少藝術家把北京作為訪華演出地或是巡演第一站，「大戲看北京」的文化名片愈來愈具有吸引力。

「大戲看北京」是北京為繁榮首都

文化、助力建設全國文化中心，於兩年前提出的一項文化品牌。何為「大戲」？北京市一位文化官員解讀，題材好、質量高、影響力大的優秀文藝作品都稱得上是大戲。而打造「大戲看北京」有兩層目標，一是「出作品」，發揮北京的資源創作優勢，不斷推出精品力作；二是「搭平台」，在北京創造交流共享的環境，為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全球的優秀文藝作品提供展示的舞台。

留意過去兩年內地的文化市場，可以發現多部口碑文藝作品都出自北京：《五星出東方》用一部舞劇詮釋一件國寶，用千年蜀錦講述民族融合的傳奇；

北京人藝將老舍先生遺作《正紅旗下》改編成戲劇搬上舞台，首演即贏得滿堂彩；電視劇《覺醒年代》爆火，讓年輕人直呼YYDS（「永遠的神」的縮寫）；「長津湖」系列電影共取得超過九十八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成為中國影史票房最高的系列電影。

北京也有了更多看演出的地方。在國家大劇院、長安大劇院、梅蘭芳大劇院、國家話劇院、天橋藝術中心等豪華陣容的基礎上，吉祥大劇院、北京國際戲劇中心、中央歌劇院劇場等一批新劇場在最近兩年陸續拉開大幕。始建於明代、位於北京西河沿街的百年老戲樓正

乙祠戲樓也在二〇二二年再續弦音，這座內地保存基本完好的最古老純木結構戲樓恢復往日繁華。

今天來北京，遊客已不僅限於打卡故宮、長城等景點，一場格調高雅的劇院、戲院「大戲」，相信會讓北京之行更加難忘。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荔枝英雄傳》

往的江湖境地。由是，既有典型的武俠江湖，便有另一創作將之顛覆和創新。

七月份的香港劇壇，分別有兩齣話劇呈現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史家本第二〇二三回之伏虎降龍》將法國劇作家的原著劇本作出文化移植，全劇的背景和角色都轉變成中國古代的江湖。另有一齣《荔枝英雄傳》，乃是本地年輕劇作家陳小東的全新創作，同樣以虛構的江湖為處境，對英雄和平凡人的生存目標重新定義。

小李原是馬家村的馬俠，某日突然

獲得無雙鏢局聘請，以其馬匹將鏢箱從嶺南運送到京城。遙遙千里之間，突然發生奇怪事情，樹林內只餘下大鏢師慕容一劍、小李、一籮荔枝和一個鏢箱。

《荔》的故事荒誕奇詭，但是滿載江湖文化特色。全劇只有兩個角色，劇情在於二人對於自身存在的質疑，以及如何讓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其實哲學味道甚濃。編劇將觀眾熟悉的江湖世界戲謔一番，慕容一劍處處以英雄自居，墨守成規，不願與市井之徒的小李同一見識。小李只是平民百姓，但求生存和

溫飽，雖只能以荔枝充飢，仍樂此不疲。全劇詼諧有趣，笑料不絕，以喜鬧劇的形式解拆傳統英雄的定義。兩個角色的個性最終互相易轉，反映着「凡事必須從他人角度作出考量」。總之，江湖奇幻，每人都可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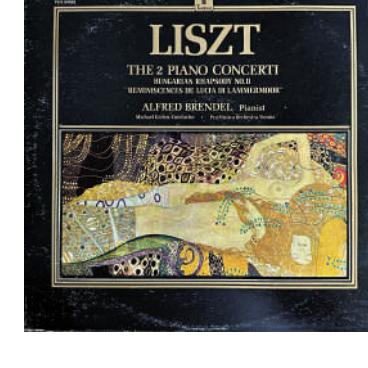
奧匈帝國的音畫之光

塔夫·克里姆特名作《水蛇》。

這幅創作於克里姆特「金色時期」的畫作不僅具備新藝術運動風潮中極具裝飾風格的特徵，還兼具畫家成熟期所具有極具辨識度的視覺元素。作品融入了水彩、蛋彩和金箔工藝，是融合了純繪畫和工藝美術的藝術形式。雖然名為「水蛇」，畫中並無蛇形出現，兩位赤裸上身相擁的嫋嫋金髮女子以象徵的方式出鏡，面頰外露的那位雙目緊閉，似乎陶醉在這一氛圍中。二人的身邊被克里姆特以各種不規則的線條、色塊和網狀裝飾元素所覆蓋。新藝術運動中所強調的流暢曲線、畫家取自拜占庭藝術中

的金箔工藝，以及日本浮世繪中強調輪廓線的二維平面表現手法和細長如屏畫的畫布形式，都被克里姆特納為己用。這幅完成於二十世紀初的作品顯然已將中西方傳統藝術的重要繪畫語言融會貫通，並在畫家的巧妙組合下更為閃耀奪目。李斯特逝世時，克里姆特年僅二十四歲，人生軌跡雖有重合但並無交集。這張唱片的價值不僅在於布倫德爾的大師級演繹，還將十九世紀奧匈帝國在音樂和繪畫領域最重要的兩位文化符號合二為一。

「碟中畫」李斯特鋼琴曲選集／《水蛇》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孤獨

最近，偶然間看到劉亮程先生的散文《寒風吹徹》，為他洗盡鉛華卻震撼人心的筆觸所震撼。在寫下雪之前時，他說：「我沒顧上割回來的一地葵花桿，將在大雪中站一個冬天。每年下雪之前，都會發現有一兩件顧不上幹完的事而被擋一個冬天。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年的事情，像我一樣用自己那隻冰手，從頭到尾地撫摸自己的一生。」而在雪後，看到一個凍死的人，他說：「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

想起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慨嘆：「生命從來不曾離開過孤獨而獨立存在。無論是我們出生、我們成長、我們相愛還是我們成功失敗，直到最後的最後，孤獨猶如影子一樣存在於生命一隅。」在他們筆下，孤獨總是伴隨着自己無處可逃、他人無法理解的悲涼。

獨，則會有不同的感受。

我一直覺得，看電影也是一件孤獨的事。相比起閱讀，看電影總給人以一種「集體活動」的感覺，和朋友、家人一起走進戲院看一場電影，除了藝術薰陶之外，多多少也有一些社交屬性在其中。

但是，儘管身邊坐着一同觀影的朋友，儘管整個戲院座無虛席，儘管大銀幕上的悲歡離合，以光影的形式在同一時間投射到戲院裏每位觀眾的眼底，各人腦海中所結成的故事以及由此引發的感動，還是會因為彼此不同的閱歷、理解、知識結構而各不相同。剝離掉一切周邊環境因素，電影是一場作品與觀眾之間一對一的孤獨對話。這種微觀的孤獨，談不上悲涼，反而帶着一種不受他人影響的冷靜與客觀。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張望的力量

十八歲的香港中學畢業生曉嘉，這兩天在做人生的選擇題：留在香港讀副學士，還是去內地讀大學。從來沒有去過內地的他告訴我，「很想去看一看，但具體『看』什麼，也說不清楚。」或許正是這份說不清楚，讓他在和家人的辯論中敗下陣來。

「家裏人一邊倒地要我留在身邊，說去了內地，環境需要重新適應，從飲食到文化都不會習慣，也沒有熟人在身邊。」曉嘉頓了頓，有些字斟句酌：「我的兩個姐姐嚇我，說香港人去內地讀書，課程大多都跟不上……」說完這些，曉嘉的眼睛情不自禁向窗外望去。這一「望」，讓我看到了一個少年內心裏對「外面的世界」那一份不甘的追尋。在我看來，這份張望，對於一個人來說，必要而且意義深遠。

沒有過「張望」的人生是不完美的。背井離鄉、到外面的世界打拚，固然要面對種種考驗：陌生的環境，全新的人際，遠離家人和朋友，甚至還可能有語言障礙——但倘若沒有這

樣的考驗，我們的人生又如何豐富？我們的內心又如何拓展？我們的理想又如何變得宏大？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又如何變得更立體和生動？

我於是告訴曉嘉，讀大學也好，工作也罷，去陌生的城市，盡情地「看」與家鄉不同的人和事，這本身就是人生的學習，比書本的知識更直接。「當你有一天學成歸來，你會發現，相比於沒有離開過家鄉的同齡人，你更加成熟，因為你克服過更多的困難、得到過更多浪淘沙般的歷練。」

曉嘉說想報讀北京的學校，「熱能動力這些專業，我最鍾意。因為那樣畢業後